

生死战95:105不敌浙江广厦，高速男篮无缘CBA总决赛——

裁判抢戏 虽败犹荣



□ 本报记者 王建

本应载入史册的CBA首场“抢七”，却因为裁判拙劣的表演而蒙羞。高速男篮最终抱憾，无缘总决赛。

在4月11日晚进行的CBA半决赛第七场较量中，缺少丁彦雨航的山东高速男篮大胆变阵，球员三军用命，打得非常顽强。浙江广厦拥有主场优势，但在重压之下，反而有些放不开手脚。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场面十分胶着。

如果由球员决定，这场球肯定会成为CBA史上的经典，遗憾的是，比赛最终由裁判的哨声决定。对于两支队伍，裁判尺度严重不一，高速男篮被吹了33次犯规，比对手多了13次，而罚球是11:39，比对手少了28个，最终高速男篮以95:105输掉比赛，与总决赛失之交臂。

变阵收奇效

“丁彦雨航有事情需要处理，所以没来训练，他会在名单上。”赛前训练，高速男篮主帅凯撒在谈到丁彦雨航的伤情时说。事实证明，他放了一个大大的烟雾弹。

比赛开始前，体育馆的大屏幕上，高速男篮的12人名单中，并没有丁彦雨航的名字。走进场地，凯撒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阵容表，抬头看了一眼大屏幕，画出了劳森、张辉、张春军、贾诚和陶汉林的名字。

丁彦雨航搭配莫泰尤纳斯，是高速男篮最常使用的首发阵容。丁彦雨航打不了，凯撒起用劳森、张春军和陶汉林，等于把首发阵容推倒重来。

孤注一掷的变阵，效果不错。球员们在场上十分拼命，劳森负责串联，贾诚高质量的策应，张辉不断命中三分，张春军抢下一个个关键

篮板球，陶汉林不断尝试内线强攻，每个人都出色完成了自己的责任。

莫泰尤纳斯出场后，统治内线，成为高速男篮最强大的火力点。王汝恒经过上半场的迷失后，下半场两次突破上篮让人眼前一亮。

值得一提的是，37岁的老将张庆鹏。一直被雪藏的他，在第六战高效拿下9分。因为张庆鹏受伤，张庆鹏在“抢七”大战中获得了更多机会。

第二节，张庆鹏命中三分球，结束了高速男篮2分多钟的得分荒。第三节，浙江广厦打出12:2的高潮，张庆鹏又用三分球吹响反击的号角。第四节，张庆鹏的三分球，帮助高速男篮取得领先。张庆鹏出战31分钟，投中4记三分球，每一个球都是关键球。

裁判太抢戏

通过大胆的变阵和顽强的防守，高速男篮与对手展开激烈的肉搏，每一次得分都无比艰难。按照这种节奏打下去，高速男篮是有可能拿下比赛的。

然而，高速男篮需要对抗的，不仅是对手，还有三名裁判。比赛一开始，哨声就不利于高速男篮。每一节比赛，高速男篮的犯规都遥遥领先。第三节结束的时候，高速男篮的犯规已比对手多9次，罚球少了19个。全场比赛，双方这两项数据的对比是33:20和11:39。

假如高速男篮真的有这么多犯规，裁判可以吹罚，但问题是，裁判的尺度严重不一。对手在篮下摔跤式的防守动作，裁判熟视无睹，而高速男篮在防守中稍有身体接触，哨声就会响起。

一些具体球的吹罚，同样对高速男篮非常不利。最明显的例子是第四节，劳森抢断发起快攻，前场形成二打一，但裁判突然哨响，判林俊杰脚踢球。高速男篮的一次快攻就这样化为乌有。

在如此严苛的哨声下，高速男篮与对手缠斗最后，虽败犹荣。

“罚球差距这么大，是不正常的，希望能有人给出解释。”凯撒说。



□CFP 供图

当地时间4月9日，美国洛杉矶，电影《家庭娱乐》举行首映礼，演员凯蒂·卡西迪出席。

电视剧《南烟斋笔录》横店热拍——

刘亦菲用原声 井柏然变“全能”

《南烟斋笔录》近距离接触。

在众人“游园”的过程中，南烟斋美轮美奂的场景渐次呈现。无论是走廊里高高悬挂起的复古灯笼，还是亭外水榭的彼岸花开，每一处细节设置都彰显着剧方精益求精的匠心独具与高超的制作水准。

导演刘海波介绍，在荒芜人烟的空地上建起具有古典风韵的南烟斋非常不易，“去年11月到今年2月，耗费2万多个工时，400多个工人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地工作，才顺利地搭建出这个场景。”

刘亦菲井柏然“俩影成双”

梨花树下，刘亦菲饰演的陆曼笙一身温婉低眉浅笑，井柏然饰演的叶申高大英俊神色清朗，二人的并肩亮相称得上“俩影成双”。

此次，刘亦菲重返电视荧屏，在剧中出演陆曼笙陆老板，令众多观众倍加期待。刘亦菲

表示，每一段经历都是一个全新的历练，“这个故事有很多人，有很多故事，都很感人。”

在《南烟斋笔录》的拍摄中，刘亦菲使用了原声，为此也做了很多功课，“其实每个演员都特别热爱自己这个职业，所以在拍摄的时候都会全程投入。”

身穿白色长衫形身的井柏然表示，这是第一次尝试在戏里穿长衫，自己也非常喜欢长衫造型。剧中，他出演的叶申能文能武，会针灸，会变魔术、会戏曲，还有很多打戏。这些并没有难倒井柏然，反而是对于叶申亦正亦邪的性格表现，让井柏然感受到了压力。“从没有陆曼笙，到有陆曼笙，叶申有情感的变化，他的感情世界有很多层次，面对每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很不同。这个挑战是比较大的。”

赵立新饰演的魏之深是奇葩

戏骨赵立新饰演的魏之深与刘敏涛饰演的

芸娘，早就被广大网友冠以“芸深CP”的标签，但在剧中的感情之路却称得上是玻璃渣满满。赵立新表示：“我特别开心跟敏涛又在这个戏里相遇。魏之深是一个特别奇特的角色，他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个独立王国招收了全天下所有的边缘人，就是在社会上不受待见的、没有位置的、有身体残疾的、犯了法的各种人，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国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道上的人。他劫富济贫，有侠盗心肠，又极为矛盾，是一个很难演的角色。在南烟斋这样一个大园子里，他也是一个奇葩。”

刘敏涛则表示，之前没演过芸娘这个类型的角色，“她具有锋利人格，可以说是一人饰两角的角色，对我来说很新鲜、有挑战。”

发布会上，饰演赵信执的魏大勋、饰演元世臣的金浩与饰演戴晚清的张含韵一同现身，重唱民国时代歌曲，向经典致敬。

(本报横店4月11日电)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根据壳小杀和左小翎同名漫画改编的电视剧《南烟斋笔录》正在横店紧张拍摄。该剧讲述都市白领唐曼在事业与爱情皆遭遇重创后，回到老家休疗养伤期间发现一本残旧的书稿的故事。4月10日，剧方在横店举办了主题为“南烟斋 传承经典”的大型媒体发布会，主演刘亦菲、井柏然、赵立新、魏大勋、刘敏涛、金浩和张含韵等悉数到场。

2万多工时打造古色古香南烟斋

本次发布会的环节设计别出心裁，将传统的室内发布会搬到了剧中的南烟斋场景中，让到场的嘉宾们亲自走进南烟斋，感受中华传统建筑的恢弘大气与精致典雅，通过全方位享受沉浸式的感官体验，与极具东方古典美学的

责任编辑 刘君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iujun@dzwww.com

连载

一个金融学者的红楼逻辑学——

红楼探玉

□ 王 一

38 红学界的解释一般都是说这预示薛宝钗之死，而且倾向于认为这是说薛宝钗死于寒冷的冬夜。

但笔者认为这句话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雪”，除了谐音“薛”外，寓意是不是白发如雪呢？金钗在如雪的白发里埋着，是不是蕴含着薛宝钗独守空闺、苦等宝玉不归、等到头发发白的结局呢？

让我们看看另外一个预示薛宝钗命运的细节，似乎也有同样的意思。第一回中，甄士隐听到跛足道士唱的《好了歌》后大彻大悟，为《好了歌》做了个注解。这个注解中有一句：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这句话后面脂砚斋批语是：宝钗、湘云一干人。

脂砚斋说，宝钗将来的命运是两鬓成霜。这不是与“白发如雪”的意境完全一致吗？

另外，薛宝钗的灯谜中说的“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意思是：等待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漫长煎熬，直到等到白头。“焦首”是形容更香点着时的样子，而香点着时香头的颜色不正是灰白色的吗？这不也是暗示薛宝钗等待贾宝玉而等到白头吗？

所以说，“金簪雪里埋”，应该就是指宝钗青春空逝，最后鬓白如雪，孤独而终。

4.因情而病，因病而亡 薛宝钗去世的时候，一定是贫病交加。而她最终的死因，应该和林黛玉一模一样，是因情而病，因病而亡。之所以这么认为，还是因为前文对薛宝钗的病根的铺垫。

薛宝钗的热毒症是与生俱来的，脂砚斋说这是因为“凡心偶炽”。这说明贾宝玉的痴病、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病都是因为前世的心病，所以一辈子都是医不好的。在林黛玉去世之前，林黛玉是显绛珠，她的喘嗽病当然会一直发作，而薛宝钗当时还是隐绛珠，她的热毒症因此暂时被冷香丸压制。在林黛玉去世后，薛宝钗成为显绛珠，她的热毒症自然发作，那段郁结在心中的缠绵之意自然需要宣泄。

所以，薛宝钗最后的离世，应该还是因为热毒症发作、喘嗽不止，她带着对宝玉的思念，以及对自己信仰的质疑，郁郁而逝。家境贫穷、天气寒冷当然都是病发的诱因，但是从人物命运上看，薛宝钗和林黛玉的病症都是源于前世的情根心病，这是两个人物最终都逃不掉的结局。

病症的根源在于情。前世的情根，今生的情缘。

林黛玉的死是因为情，薛宝钗的死也是因为情。因为她们都是绛珠仙草。绛珠仙草一辈子都是为了一个人而献身——神瑛侍者，那个在前世曾经守护她、成就她、深爱她的花匠。

(连载完，有删节。)

明天开始连载《关东往事》，作者石钟山，作品讲述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地下党们在哈尔滨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人物成长的身上。他们的喜怒哀乐，在牺牲面前的犹豫和选择。革命者也是普通的人，他们有信念和理想，也有感情，他们选择、挣扎着，特别是小人物的信仰，在生死、在情爱面前。包括那些苏联的革命者，漂亮的娜塔莎小姐，以及领导人马斯拉夫。他们也有着理想和信念。

小说的质感在于细节，作者努力让每个细节都真实化，人物就有了存在的依据。地名和环境都是真实的，包括地名与建筑，哈尔滨的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马迭尔饭店，江边的排椅，道里，南岗，中央大街的青石路面以及落雪时节整个城市的样子。敬请关注！



21 “库巴特在这儿吗？他应该知道哈扎特在哪儿。”

“不在，古尔瓦力。”巴雅雷温和地说，“我说过，他是个大人物，住在喀布尔。我只见过他一次。这里有人替他打点生意。他只负责组织安排，其次就是收钱。我的全部家底都给了他，一个卢比都不剩。我只知道这么多。”

“可哈扎特呢？”巴雅雷面向我，一手搭在我的肩头，而后微微弯下腰，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小家伙，我想他们肯定是骗了你。眼下，你只能忘记你的哥哥了。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哥哥。”

我不想在我的新朋友面前哭鼻子，那会很丢脸，所以我紧紧地咬着嘴唇。但巴雅雷已经注意到了：“别哭。你的那位亲戚付了两个人的钱，所以你哥哥肯定也被带出来了。我想应该用不了多久，你们就能见面了。”

第二天傍晚，我们离开了酒店。巴雅雷说我们要坐很长时间的汽车。先从马什哈德到伊斯兰法罕，然后再去伊朗的首都德黑兰。

尽管有这些新朋友相伴，我依然感觉失落和恐惧。每当想到、想到奶奶或弟弟、妹妹们，我都忍不住掉眼泪。而一想起哈扎特——恐怕只有真主安拉才知道他被带到了哪里——我浑身上下

阿富汗少年穿越半个世界的逃亡之旅——

寻找更明亮的天空

□ 古尔瓦力 帕萨雷 娜德纳·古力

都觉得难受。“你们一定要手拉着手，永远不要丢下对方。”妈妈的叮嘱又在耳边响起。如果我们已经被分开，她一定会发疯的。

酒店经理开车送我们去长途汽车站，并为我们买了票。汽车上对号入座，我们的座位在最后一排。

巴雅雷一脸不高兴：“太危险了。如果警察上车检查，一眼就能看到我们。给我们换换座位吧？”

我们进入伊朗用的是合法的旅游签证，但从现在起，如果我们或我们的护照引起警察的任何怀疑，我们非法入境的难民身份就很可能被揭穿，因为如果警察问我们要去哪里，想看什么景点，我们该怎么回答呢？如此一来，我们必定被捕无疑。伊朗的监狱里装满了阿富汗难民，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经理看起来有些恼怒：“票已经卖完了，这是最后几个座位。”“那我们就坐下一班。”巴雅雷坚决地说。

“下一班要等六个小时。你们得在明天晚上之前赶到德黑兰。要是迟了，他们就不会到你们了。”

巴雅雷依旧不乐意。我不想看到他不开心的样子，所以就试着安慰说：“没关系，我们能应付的。”

兰。我有种异样的感觉，仿佛我们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因为我所熟悉的一切都越来越远了。

因为个头矮小，狭窄的皮革座椅对我来说倒也并不难受。不睡觉的时候，我就一边嗑瓜子，一边欣赏窗外的伊朗风光。我对这里最深刻的印象是干净、有序。和我的家乡不同，这里的公路都是平坦的柏油路。而最令我惊叹的是，这里居然有那么多流光溢彩的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每隔几个小时，司机都会停车加油或者吃饭。我们也能趁机下车透透气，伸伸胳膊、蹬蹬腿，去上厕所。夜里不知几点，我醒了，发现汽车开进了一座稍大点的车站。我迷迷糊糊地下了车。外面的空气很凉，停车场上站满了疲倦的乘客。他们使劲眨着眼睛，想看那双眼，尽力赶走睡意。从衣服和帽子不难分辨，他们是波斯人。环顾四周，人群中还有一些女人。她们的打扮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上了年纪的女人，一袭黑袍将头和身体完全遮住，只露出一张脸；年轻人则穿着牛仔服，套头衫或束腰外衣，头上戴着色彩别致的围巾。在公共场合看到这么多不遮挡面部的女人令我惶惑不安。我想到家乡的女人，她们几乎从不出门。即便出去，她们也会穿上传统的蓝色波卡。